

# 奔流

M. C. (P) 1999







一九五二年冬月健俊

鐵船搬走之後

黃健俊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卅日出版

人手实在太多了。

我们应当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因为现在

卷七

第七期 目次

紀念魯迅先生特輯

魯迅先生的創作路向	東方紅	2
魯迅先生與美術	張望	5
紀念詩抄	諸人	4

小說

工人之間	史吟	14
戰鬥中的工人	(澳)德羅蒂著 楊流譯	7

散文

暴尸(外一章)	彼岸	21
古老師來的一封信	蘭蘭	22
現實	撫劍	23

詩歌

紅花(外一首)	裴剛	19
你還活着	田土	24
作於十月一日	江放	24

拾遺

大學生不是書蟲	林康	12
某文的註腳	林康	13
羊頭與狗肉	崇漢	13
工業城的歡呼	崇漢	13

隨手拈來

反美情緒	郭翔	10
見聞錄之四	吳亮	10
雜感	景彤	11
一件小事	迅亮	11

評論

「要在他們的好世界上多留一些缺陷」	關懷	20
歪曲的調查 可惡的建議	鐵二	18

減租鬥爭(木刻)	古古元(封面)	
鐵船搬走之後(水彩)	黃健俊(封二)	
非法?(水彩)	迭名(封三)	

編輯者：奔流月刊編輯部  
50-A Changi Road, Singapore 14.

承印者：東藝印務公司

定價：每本叻幣三角



# 鲁迅先生的

# 创作路向

東方紅

鲁迅先生，不但是一个权威的大文豪、多才多艺的学者，同时又是伟大的思想家、改革社会的战士。他以精贍的文学修养，治疗了人民的精神麻木症，用渊博的智慧，压抑了腐朽制度的威势，以伟大的思想的光芒，照亮了广阔的道路。

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和政治家，曾经这样颂扬过他：「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媚骨，这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在当时国民党反动政权横行霸道的黑暗社会里，不少贪生怕死的人文学士，为「明哲保身」计，早已钳口韬笔，韬光养晦，有的甚至为了高官原禄，甘愿沦为敌人的帮凶和爪牙，竭力破坏进步工作，但鲁迅为阐扬真理，捍卫正义，完成解放事业，实现人民的伟大理想，不顾蒋匪的追踪与暗杀，终生鞠躬尽瘁地从事歌颂光明，攻击罪恶之职务，对革命运动贡献出巨大力量。

鲁迅文章风格的特征，是以讽刺为胜。因为冷嘲热讽是一种尖锐的武器，不但可以戮穿仇人

的肺腑，而且可剝剔朋友的毒瘤；换句话说，他的作品，既是向敌人挑战，使敌人心惊胆跳的匕首和投枪，又是治病的针刺，可针灸人民的头脑麻痹症。

鲁迅先生的一生，是以坚韧的意志，向封建制度、帝国主义和反动政权，进行猛烈的口诛笔伐，使敌人的阴谋被暴露无遗，使人民群众得到向腐朽势力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的觉悟的一生。他用同情的态度，对被奴化的人民，进行了严厉的批判，目的是要唤醒他们，使他们认清自己的痛苦的根源，并进一步告诉我们：「造反有理」。

国民党反动政府害怕进步作家突出政治，用文艺弹劾执政者的罪行，故便豢养了一批软骨头的骚人墨客，标榜第三种人：既不是左翼，也不右派，所创作的东西，是超阶级和超现实，专为将来而作的，或是为艺术而艺术，不带政治色彩。其阴谋是要转移人民的文艺战斗路线，企图在文坛上吹起一股妖风。

鲁迅先生认识到这些所谓第三种人，其实是澈头澈尾的资产阶级走狗，于是起来拆穿了他们骗人的西洋镜，指出：生在有阶级的社会而要做强超阶级的作家，生在战斗时代而要离开战斗而独



立，生在现在而要做给与将来的作品，这种人，实在也是一个心照的幻影，在现实世界上没有的。要做这样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他不离开，焦躁着，然而并非因为有人摇了摇头，使他不拔的缘故。

接着，他更鲜明地指出了：无产阶级的作者，是要为无产阶级服务，资产阶级的作者，必为资产阶级效劳，绝没有第三条路线。

鲁迅先生早期的作品，主要地用在对封建主义的流毒进行抨击。一九一八年四月二日，鲁迅在新青年发表了他的一篇反封建的控诉书——《狂人日记》。这篇控诉书宛似一颗炸弹，向当时的统治阶层掷去，使反动派吓得胆裂魂飞。

在狂人日记里，鲁迅这样写道：「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来，满本都写着两字是『吃人』。」经狂人这么一说，中国几千年来的大撒谎，统治者借仁义道德来吃人的伎俩，便血淋淋地暴露在读者的面前了。

鲁迅鉴于当时的知识份子，他们既不会营生，又无一技之长，也蔑视劳动；更惨的，是他们犹自以为学得一些四书五经的道理，会哼一两句别人听不懂的古文，便是格外的清高和光荣。他们却完全不知道自己会无谋生之力，弄得没饭喫，并到处受凌侮，是因腐朽社会所造成的，甚至看到他们要死时，尚不明白自己身上的无名肿毒；相反的，他们还觉得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老是依依不舍虚荣的文彩。

所以，鲁迅在继狂人日记之后，便创造出被日礼教毒害的典型知识份子——孔乙己。

孔乙己是个考科举落第的书生，官既做不成，又无一艺之精，而且好吃懒做，在没饭吃时，就去偷丁举人的东西，给丁举人打折了腿；从此，饱受大家的嘲笑与侮辱，结果，便胡里胡涂地死去。然而，在孔乙己逝世之前，尚不懂得自己是受封建教育的毒害！把他变成文化的「渣滓」，又被当「粪便」般地排泄出去；他被丁举人打折了腿，不但不敢发怨声，而且为了面子关系，还对人说是跌断的。

对孔乙己，鲁迅先生是采取既批判，又同情的态度来写的。批判他，是要给广大的人民，尤其是觉悟不高的知识份子，从孔乙己的教训，得到启迪，提高警惕；同情他，是因为社会太残酷，旧礼教太可恶，把孔乙己活活地迫死，以激

起群众对旧礼教的唾弃。鲁迅所以要拖出孔乙己的尸来给大家看，一方面是在严峻的控诉封建统治阶层，揭露他们戴着假面具的狰狞脸孔，和杀人不见血的手段。另一方面是在唤醒群众，应挣脱旧礼教的镣铐，跨大步向正在迅速壮大的革命道路迈进。

通过鲁迅慧眼的观察，发觉中国人民普遍存有精神胜利的劣根性。他们在受人凌辱时，不但不感到羞耻及抗议，反而觉得光荣，这也就是中国所以无法富强的癥结所在。若欲使中国富强，首先便要铲除人民的这种苟且偷安，逆来顺受，自我陶醉的奴性。故鲁迅认为，世上如有真正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应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这可诅咒的时代，争取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鬼是人，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地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

因此，鲁迅便塑造了概括全民奴性的典型人物——阿Q。中国人民因长期在封建文化的陶冶下，个个养成奴颜婢膝，鲁迅通过阿Q的形象，维妙维肖，栩栩如生地反映出来。鲁迅是从阿Q的悲惨下场，警戒人民应挖掉灵魂深处的劣根性，振作起来，敢于向压迫者造反，摧毁钳制人们行动的工具——封建制度，唯有铲除封建制度，粉碎反动政权，大家才能享有真正的民主，自由和平等，才能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

鲁迅目睹当时的妇女，在政权、族权、神权和夫权这四条绳索的束缚下，受尽种种折磨，过着比牛马还不如的痛楚生活，鲁迅便创作了《祝福》。

仅要阅览《祝福》，一幅落后的农村社会图画，就展显在我们的眼前，阐明了封建文化与迷信思想，仍旧统治着穷乡僻镇，人们即刻意识到，这是反动政权的产物。

祥林嫂是位朴实而勤劳的妇女，她虽然丧失丈夫，仍想靠自己的劳力，来维持生活。但由于族权的干扰，她被迫嫁给她所不喜欢的男人；因夫权的作祟，她的再嫁，被认为是耻辱；由于神权的毒害，她虽捐了门槛，尚洗不脱再醮的罪名；因政权的残暴，代表统治阶层的鲁四爷，对她进行各种侮辱，最后还迫她离开鲁家，沦为乞丐，死于受冻挨饿中。

只要稍有良心的人，看了祥林嫂的被迫害，都会对她的悲惨遭遇，感到同情和叹喟，泛起对封建社会的憎恨，并向它展开猛烈的进攻。这也

# 紀念詩抄

## 一 高水明

灾难弥漫的土地上  
黑暗包围的时代里  
我们的先辈  
在艰苦中挣扎  
在摸索中挺进

您，勇猛的战士  
终于以陷阵的先鋒  
带领他们  
杀出一条  
光明的道路

三十四年前  
您，勇猛的战士  
象一颗灿烂的巨星  
骤然殒落  
在永恒的史册里  
然而，

您，勇猛的战士  
精神不灭  
模范永存  
活在我们心上

三十四年来  
您，勇猛的战士  
我们一刻不忘  
在您杀出的血路  
勇往直前

自今而后至永恒  
您，勇猛的战士  
我们依然要学习  
您那无以匹敌的  
战斗精神

## 二 夢盈

初升的太阳，  
光芒四射，  
驱走了无垠的黑暗，  
唤醒了美梦中的人们。

你的光芒，  
苏醒了万物，  
照遍了康庄大道，  
亦照亮了幽暗的陋巷；

小草，  
在你细心的滋润下，  
都充满生机；  
花儿，  
在你殷勤的栽培下，  
都欣欣向荣。

无情的暴风暴雨，  
未曾使你退缩，  
乌云，  
遮盖不了你那金色的光辉。

你，  
似黑暗中的一盏明灯  
指示人们应走的路，  
为人类带来无限的新希望。

就是《祝福》的价值所在。

到了后期，鲁迅接受了十月革命的教育，断定了「唯有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正式确立为无产阶级而斗争的方向。为了更能配合时代的战斗的需求，他自创了一种独特风格的文体——杂文。杂文是一种短小精干的利器，它能迅速而有效地给敌人作致命伤的打击，因杂文不必象小说，要注重人物的刻画，结构的严密，情节的紧凑；它的特点，是容易表情达意，又节省时间，只要有感想，便可铸造出来刺杀敌人。

在鲁迅的诸杂文中，最为人传诵的，是《论「费后泼赖」应缓行》。这是鲁迅站在无产阶级立场，向资产阶级挑战的宣言，是扫射反动派的机关枪。在这篇文章里，鲁迅慎重地阐述：凡是会咬人之狗，不管是在岸上或落水，都应痛打之，万不可将落水之狗当着受洗，会悔改前非，便宽恕它；因这恶狗是能浮水，仍会爬上岸来，倘不注意，它耸身一摇，将水点洒在人们的满身上，才夹着尾巴逃走、再不然，它会佯装跛脚，摇尾乞怜，以萌起人们的同情，然后才在人们不备之时，扑身乱咬，逞凶后才扬长而去，最后吃亏的，还是那些有恻隐心的好人。

那时的革命火炬，虽已在中国高高地举起，但艺术的创作，能突出政治的，还是廖若晨星，

尤其是文艺理论，更是凤毛麟角。故鲁迅便大量翻译苏联的作品，来武器中国的革命文艺阵地，因他认为，翻译别国的优秀作品，等于将别国的炸药与子弹输入本国，成为本国的革命的武器。

鲁迅了解革命工作是多方面的，文艺只不过是革命机器的一个齿轮吧了，所以他除勤奋从事文艺创作外，还到处演讲，大胆地在群众面前，讥消反动派的「御用文人」向其主人歌功颂德，粉饰天下太平，遮盖社会的黑暗及丑恶。他诋诮特务的奔走告密，出卖暗杀，并提醒人们：不在沉默中爆炸，便在沉默中死亡。更教诲人民应「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鲁迅为寻求战友，团结无产者，便带头组织斗争团体，如莽原社，左联，革命互济会。他以实际行动做革命工作，这就是所以人们尊称鲁迅不但是大文豪，而且是思想家，同时又是革命者的缘故。

可以这么说，鲁迅的文艺创作，是时刻配合着时代最进步的政治思想的，也就因这样，他才能成为时代的前驱，青年革命的舵手，流芳百世，永垂不朽。

让我们学习鲁迅的思想，跟着他的方向，为马华文艺工作的发展，奋勇前进吧！



## 先 生 與 美 術

### 張 望

鲁迅先生了解西洋许多大画家，都有高深的素描修养，所以能有佳作产生。但他当时也看到我们美术界，尤其是青年美术家，对于素描的修养很差，大致还受欧洲形式主义的毒害很深，因之他屡次在文章里，与私人通讯里，或者在讲话中均不放松地加以指摘出来。一九三四年他给西谛先生信中说：“看近日作品，于古时衣服什器无论矣，即画现在的画，也错误甚多，好象诸公于裸体模特儿之外，都未留心观察，然而裸体画仍不佳。本月‘东方杂志’（三十一卷十一号）上有常书鸿所作之‘裸女’，看去仿佛当胸有特大之乳房一枚，倘是真人，如此者是不常见的。盖中国艺术家，一向喜欢介绍欧洲十九世纪末之怪画，一怪，即便于胡为，于是畸形怪相，遂弥漫于画苑。而别一派，则以为凡革命艺术，都应该大刀阔斧，乱砍乱劈，凶眼睛，大拳头，不然，即是贵族。我之印‘引玉集’，大半是在供此派诸公之参考的，其中多少认真，精密，那有仗着‘天才’一挥而就的作品，倘有影响，则幸也。”从这段话中，可看出他反对欧洲现代诸流派那些“超现实”的“怪画”，严厉地指斥粗制滥造，避重就轻，妨碍向现实主义进展的毛病。

至于技术修养问题，他在第二回全国木刻展览会上，对青年木刻工作者说：“现在许多青年艺术家，往往忽略了这一点，所以他们的作品，表现不出所要表现的内容来。……但是，如果内容的充实，不与技巧并进，是很容易陷入徒然玩弄技巧的深坑里去。”又“作者的社会阅历不深，观察不够，那也是无法创作出伟大的艺术作品来。又艺术应该真实，作者故意把对象歪曲，是不应该的，故对于任何物体必要观察准确，透

澈，才好下笔；农民是纯厚的，假若偏要把他涂上满面血污，那是矫揉造作与事实不符。”他在“引玉集”后记中，还有两句名言：“……我们的绘画，从宋以来就盛行‘写意’，两点是眼，不知是长是圆，一画是鸟，不知是鹰是燕，竟尚高简，变成空虚，这弊病还常见于现在的青年的木刻作品里，克拉甫兼珂的新作‘尼伯尔建造’是惊起这种懒惰的空想的警钟。”鲁迅先生所以又一次严厉地反对那些偷懒取巧，“矫揉造作”的偏向，也是为了使艺术能更迅速地向现实主义的大路迈进。

现实主义又是极端反对公式化概念化的弊病。他看到这一点，因此在书简中曾这样指出：“关于题材的问题，现在有许多人，以为应表现国民的艰苦，国民的战斗，这自然并不错的。但如果自己并不在这样的漩涡中，实在无法表现，假如以意为之，那就不能精切，深刻，也就不成为艺术。所以我的意见，以为一个艺术家，只要表现他所经验的就好了。当然，书斋外面是应该走出的，倘不在什么漩涡中，那么只表现所见的平常的社会状态也好。日本的‘浮世绘’何尝有什么大题目，但它的艺术价值却存在的。如果社会状态不同了，那自然也就不固定在一点上。”（同前）这里很清楚的可以看到他反对那些好高骛远的，一味为了追求“伟大题材”，而又不肯深入群众中去的人；他主张“书斋外面是应该走出”，到生活斗争的“漩涡中”去，即使是“平常的社会状态也好”，并且引证那些富有生活气息的日本套色版画（“浮世绘”）为例。上面这席话，虽然是对当年的木刻青年所说，但也值得今天每个美术工作者学习的。

谈起中国的新木刻，是与鲁迅先生不可分离

的，没有他苦心栽培，新兴木刻不会有今天的成长，开花结果。鲁迅先生致力提倡木刻运动中，尤其是着重对苏联版画的介绍，他以为：“它不象法国作品的多为纤美，也不象德国作品的多豪放，然而它真挚，却非妖艳，愉快却非狂欢，有力却非粗暴；但又不是静止的，它令人觉得一种震动——这震动，恰如用坚实的步伐，一步一步踏着坚实的广大的黑土进向建设的路的大队友军的足音。”（“记苏联版画展览会”）

“我觉得这些作者，没有一个潇洒飘逸，伶俐，玲珑的。他们个个如广大的黑土的化身，有时简直显得笨重，自十月革命以后，开山的大师就忍饥斗寒以一个廓大镜和几把刀，不屈不挠的开拓了这一部门的艺术。”（“苏联版画集”序）鲁迅先生认识到苏联美术家，是在艰苦的环境中锻炼起来的一支现实主义艺术的“友军”，是最值得我们借镜的。

鲁迅先生除了对苏联木刻的极力推荐外，也很看重德国凯绥·珂勒惠支教授的作品，曾在许多文章中，通讯中，谈话中加以介绍。他以为：“在女性艺术家之中，震动了艺术界的，现代几乎无出于凯绥·珂勒惠支之上。”这是由于她的画能使人明白：“世界上其实许多地方都还存在着‘被污辱和被损害的’人，是和我们一气的朋友，而且还有为这些人悲哀，叫喊，和战斗的艺术家”。并且“除德国法西斯独裁者外，可看见了别一种人，虽然并非英雄，却可以亲近，同情，而且愈看，愈觉得美，愈觉得有动人之力。”（写于深夜里）鲁迅先生之所谓“美”“动人”“叫喊和战斗”的艺术，正是现实主义艺术的伟大处。霍普德曼谈：珂勒惠支的画是“无声的描线，侵入心髓”。这也是先生所爱好的因素。

### 三

鲁迅先生一面提倡新的美术创作，一面又为这新兴艺术建立理论根底，以期使它根深叶茂。他早年从事蒐集，研究金石美术，以及晚年所刊印“北平笈谱”，“十竹斋笈谱”等，也是他保存艺术遗产，重视固有艺术的一表现，但他决不是“断片的古董的杂陈”，还是有着新的意义的。同时，他也热心地收集各种秘密印行的画报，保存中国革命艺术的史料。这也是值得我们敬佩的。

从鲁迅先生蒐集金石美术以至保存革命画报工作，或可说是其思想上进一步，更具体，积极

的表现。鲁迅先生晚年致力推动新兴木刻的发展，是为了：“当革命时，版画之用最广，虽极匆忙，顷刻能办。”也是和其他新艺术一样：“助成奋斗，向上，美化的诸种行动。”鲁迅先生出身于士大夫阶层的破落户，由于自己不断地经历；遭受国民党当局的各种压迫，通缉，屡次逃亡避难，和先生共同努力新文艺工作，合印“艺苑朝华”木刻集的青年作家柔石等遇害……等等说不尽的血债，但先生对此并不灰心害怕，更使他看到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必然胜利的前途。因之他感到：“原先是憎恶这熟识的本阶级，毫不可惜他的溃灭，后来由于事实的教训，以为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二心集序言”）这也是他所以参加“左翼作家联盟”积极行动起来之故吧。他告诉青年们要正视现实，把握现实，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不能作超阶级的作家，这等于“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是不可能的。

然而当时在中国统治阶级残酷摧毁中国进步美术的情况下，鲁迅先生很关切地说：

“木刻还未大发展，所以我的意见，现在首先是引起一般读书界的注意，看重，于是得到赏鉴，採用，就是将那条路开拓起来，路开拓了，那活动也就扩大；如果一下子即将它拉到地底下去，只有几个人来称赞阅看，这实在是自杀政策。我主张杂入静物，风景，各地方的风俗，街头风景，就是如此，……”

“更不好的是内容并不怎样有力，却只有一个可怕的外表，先将普通的读者吓退。例如这回无名社的画集，封面上是一张马克思象，有些人就不敢买了。”（复李雾城）这是说明，勿操之过急，要持久工作；先要开拓路基，然后才能扩大影响，这持久的奋斗，或可说是先生的一种“韧性”战斗吧。

他对了要“韧”的主张，在“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中也提出来，同时他还主张：应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单关在房里创作是不行的，并且应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形，如何扩大革命文艺的队伍……。这给予当时的左翼美术青年很大的帮助。先生在临终一月前所写的“死”一文中，还再三叮嘱：“万不可作空头的文学家美术家”呢。

鲁迅先生这位不朽的巨人，他毕生高扬起“现实主义”的旗帜，奋勇前进，苦心的教导我们，对于中国新美术界的贡献，是何等伟大啊！

■ 已完



# 戰鬥中的工人

■ 纺织厂发薪的时候，厂里已婚和年老的女工，都先后收到了「大信封」——她们被集体开除了。

前 文 资方的冷酷无情，给工友们上了很好的「阶级教育」的一课。使她们深深地体会到了「团结一致」的必要，进一步树立了「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决心。

提 要 在男女工人们一致的支持下，工友们成功地举行了会议，推选了一个以女工娜尔为首的「工人代表团」，准备向资方提出严正的抗议。

史本色看到来的是一个红发女人，斑雀的脸上充满气愤的表情。两只工作老练的手，还有一对灰色的眼睛，在门角注视着

着他。「进来，进来，别浪费时间。」史本色急躁的说。四对眼睛憎恨地注视着他，顿时他有一种奇异的感觉，自己象一只在蜘蛛网上挣扎着的苍蝇，而这网，是他自己编的。

史本色胸怀鬼胎地准备好了对付她们的方法，打算给他们来一个超然奥妙的解释：「这一切是针对国家的经济命脉而决定的，你们女人怎能负得了这重责，你们能够吗？」

「我已经在这间工厂工作了一段很长的时间，史本色先生。」老丽尔发抖地说。她把手放到桌子上，然后慢慢地继续说：「我还记得，你们来这里的时候……」

「是的，是的，我知道，丽尔，已经是一段长时间了。不要以为为本厂忽略了服务长久的工人。」史

本色急速，苛刻地说，用手扫着那桃心木桌子。

「其实，并不完全如此，史本色先生。」泽茜用她敏慧的深蓝色眼睛望着他。

「史本色先生，我们所要的是工作。」珍妮恳切地说。她向前趋近，至他的目光触及她胸脯为止，史本色把眼光移向别处去。「泽茜须要照顾丈夫，而我须缴钱给建屋局……」

「你们想烧沸天上的飞鹤，这是我们来的原因。」娜尔说。「我们要弄清楚，你们将怎样处理这件事？」

「就我们所定的，你必须滚出厂外！」史本色大声喊，他习惯了受到压力就运用粗粝的语气。老厂主维尔常为了史本色的这种缺点，想更换工厂经理。但老头子想：「史本色的难题，在于他是大英伦的移民，不了解澳洲人的心理，他的工作是落后的，但诚实、机警，肯卖命。」所以老头子又想：「我不能开除一个从英伦老国家移来的人。」

有许多次了，老维尔在他的马廊，被史本色惊慌的电话请了去。他的缺点，时常受到老头子的臭骂。那是圣诞节的除夕，史本色把工厂大门关掉，拒绝让工人在三点领薪后回家团圆。谁知下午就有人偷弄了酒进入工厂内，工人们是准备与厂方对抗的，史本色几乎将这事演成暴动。那天，电话的铃声在老头子豪华的大厅里响个不息。

老厂主气黑了脸，从网球场长跑回大厅，发出了咆哮：「你这王八蛋，快把厂门打开！」老头子今年八十多岁了，毕竟有处世经验，因此史本色乖乖把工厂大门打开。这是很痛心的，史本色的权力因而产生问题了，他憎恨澳洲工人，更憎恨那个红发女工人，恨她在他神圣的办公室向他挑战，这是他接触到的最坏的事例了。

「我将与工会讨论这件事，维伯小姐，哦，是莫尼夫人！」史本色粗暴地说，把手按在电话上。这对娜尔无疑是狠狠一击。所有的已婚女工在厂里都用自己的名字登记，这为了减轻她们丈夫的所得税，厂方洞悉这一点，也就故意让她们以束缚她们。

「找工会！」娜尔说。「我不怀疑你是很清楚的，史本色先生。让他们派出代表，但告诉他们——我们工人决定好了，我们要求复职，每一个工人都要有工作，然后事情才能解决。」

「你是在命令我，莫尼夫人？」

「是的！」

「那我就以你放诞蔑视的态度来对待你，我就把你当为一个破坏工厂的扰乱者。」他长而冷的脸恰好与他的话凝结在一起。「不只在我的工厂，让澳洲所有的纺织厂都知道你……」

她们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只要他把手按在电话上，就可让所有的厂商都知道她们。这是她们的面包，牛油呵！一股寒流袭击着她们，但她们并不动心。谈判是这样结束了。

等她们走了一会儿，史本色望着窗外，望着阿里山大里亚的厂外天空。阳光在他眼里闪烁，照在那勇敢的红发女工的头上。史本色听着她那倔强的声音，又望望她那细瘦的身子在阳光下的地毯走过去。是她破坏了他神圣的办公室静谧的气氛，一个疯狂，下流低贱的扰乱者！

史本色从纸篓里拣起刚丢下的废纸片，用战慄的手指把它弄平了搁在桌上。他读着那红发女人所写的纸片，神经有些激动，他自认没有错，于是抓起电话筒，矫正了号码，通知住在雪梨的老头子。

工人集中在机器旁，静静地等着消息。那四位工友代表回去后把谈判经过说给他们听。

「现在我们应该怎样？」珍妮说。

「我有个方法！」娜尔镇定地说，避免过份的激昂。她知道本身委托着一种力量，堆积着工人所寄予的责任，为了她们的生活和工作权力，为了争取更完善的人性待遇。「我们罢工，留在这使我们获得面包和牛油的地方。我们坚决拒绝被开除，我们留在厂里为我们的权利斗争！」

「那是克林大卫斯工人们所做的一样。但他们和咱们的纺织工人不同，他们有矿工会，而家里的妻子会把食物送到矿场那儿。」

朱丽尔追问说：「我们将怎么样？谁去烧茶煮饭，还有其他的家务？我的丈夫需出外工作。」「可是，我要在今晚结婚，我们已在婚姻注册局订了婚约。」雪尔哀泣。

娜尔伸出那能干，为老板及家庭操劳的手，轻轻地抚摸着雪尔金黄色的柔发，温柔地说：「咱们必须想出一个解决的方法。大家都有困难存在，我自己有三个幼儿，士坦做夜工。」

娜尔转头望一望老贝蒂，他依旧一点不动地坐在靠近纺织机那边。娜尔说：「你认为怎样，贝蒂？」

老贝蒂吸了一口气。假如她支持娜尔的方法，那整厂的工人是会跟着来的。她在这纺织厂已渡过风风雨雨的苦难年头，已成为工人群众最信任的人……

「一个了不起的人！」达妮这么赞扬过……

老贝蒂是一个很诚实的工人，也是一个受黄色工会支配过的人，她无疑是娜尔的眼中钉，过去娜尔所做的激昂改革，便遭到她的阻难。但这纺织厂是老贝蒂的，她说什么，工人便说什么，不象娜尔及一般年青激进派的……

老贝蒂抬头望着娜尔，她那聪慧，象干葡萄的黑眼睛挂满了莹莹的泪水。

「拼掉那吃人的坏蛋！」老贝蒂气愤愤地说：「和他们斗，娜尔，打倒他们！我替他们训练了全厂半数的工人，我每天做超出一个人所能担当的工作，我把这些机器视为自己的儿子……」她开始哭泣，泪珠沿着倔强的脸颊，落在那胖肥的充满绉纹的颈项上。

「我们向他们斗，贝蒂，」娜尔的手抚摸着老贝蒂的肩膀，继续说：「我们向他们斗，鲁夫。」她颤抖的声音夹杂着哭泣，她是禁力抑止这种激动的情绪。娜尔目光向上移动，有几个新澳洲人（欧洲移民），她们迷惑地站着，眼力漫然微弱，象是被损害的动物似地。

「呵！糊涂，我把『新澳洲人』忘掉了，珍妮，茹丽，帮我向她们解释！」

珍妮活泼，事实求是地说：「我去告诉玛丽亚，她是比较伶俐的。」

「还有下午班的工人，我们必须把他们联合起来，不然我们会失败的。」娜尔苦思着，忧伤袭击着她，她挣扎着把感伤驱逐出去。

珍妮和茹丽，她们向玛丽亚解释，她很细心地倾听她们的话。啊！她们比我优秀呢！娜尔谦虚地想。对于新澳洲人，她几乎变成一个宗派主义者。

放工的警笛响了，笛声凄凉，震颤地穿过工厂的天空，冲入了老贝蒂的心里，她抚摸着捲绒机油滑的机面，脸上挂满了泪珠。笛声阵阵响，刺伤了老贝蒂的心，她的美梦象纺锤似地粉碎了，脑子想着毛绒，想着那长排的机器，捲进捲出的绒毛，她的心压着痛苦，破碎、烧伤了的重担。

一个长鼻子，身子胖重的少女，眼睛呈三色花，在通道和捲绒机之间摇摆、咀里唱——

梦、梦、梦，

梦、梦、梦，

我需要你，

无论什么时候，

我寻找的是梦、梦……  
我的烦恼是梦，  
我梦掉了生命……

她突然停住了歌声，张大口望着鸦雀无声的机器。噢，平日嘈遂的声音那里去了，那些忙碌的影子那里去了，厂里冲冲的声音那里去了，还有那些在星期五打扮得整整齐齐，准备度过宝贵周末的，这一切都那里去了？

珍妮走近那位刚来的唱歌少女，对她说：「今晚我不回家了，白蒂。」一股强烈愉快的气息，这是珍妮和白蒂所未体会过的。」

「为什么？」白蒂瞪着眼睛问珍妮。

「我们罢工啦！」珍妮说。

「为什么？」

「我们的工人被老板无理开除好多，所以决定罢工。」

「那你在这儿做什么，开会吗？」这是汤恩的女儿白蒂发出来的问话。

「这是一个镇守工厂的罢工，你知道吗，象矿场工友所作的斗争一样。」珍妮高傲地说。

「上帝！」白蒂鼓起小咀。「我的上帝！我从没想到你会参加罢工。他们为什么不通知纺织部的工友，弄得这么糊涂，我们一点也不知道。」

「他们会通知你们的。我们不外是一群老工人！」珍妮悲伤地说。

「听我说！」白蒂向前趋近，她忠诚的脸，咬紧牙根，咀唇紧闭。她说：「你认为她们会让我参加吗？你知道的，为了同情，我从来没参加过罢工。」

「来！我们去问娜尔和其他的工友，我不认为她们会反对你！」

她们一起走向那些沉寂的工人群中，看着午班的工友正走进门。那边的女工是疲惫不堪的，她们的工作时间是从下午四点到晚上九点，星期六就干整天。这样卖命的操劳还不能获得一个星期的周薪呢！她们放弃家务，放弃孩子，有的还得干双重工作。在工友当中，她们是较难合作，较糟的一群。

「今晚不准我们工作吗？」个子高大的黛丝说。她感到厂里象有什么争论，她想：「如有什么事，我必须弄清楚。」

娜尔向黛丝解释了厂里所发生的事。

娜尔说：「你也将吃子弹了，黛丝，你是已婚的妇女。」

「这一班的女工全数有了丈夫与孩子！」黛丝沉思着说。

「老板是会进一步把我们扫除的。」一个纺织部的瘦弱女工突然插咀说。

午班的女工都集中到日班工人群中来了。工厂的警笛又一次响起，但工人心一条，没有人动摇。

娜尔喊：「工友们！你们有什么意见？是不是要坚守下去？当剥削者看到我们团结一致时，他们是会有所反应的，但我不能保证会没有波折！」

雪尔愁苦地忧虑着，现在捷可能不和她结婚了。假如事情耽搁太久，妈可要收回诺言了，那她肚里的孩子怎么办？这会象达维尔所发生的悲剧一样，同归于尽。

她想到冲凉房门后，那衣架上的蓝裙正迎迎着风从半开着的窗子吹进来。她脑里只有一个人，捷宽阔的肩膀，穿着漂亮的白衣，光亮的鞋子，头发油滑，等待着她上戏院看戏，苦待着一位失约的新娘。雪尔的血液激盪，她不能抛弃捷，但……啊！这全是运气，她向来就倒霉，正如她妈妈常买的马票一样。

朱丽尔想着她的幼儿和丈夫，在夜幕低垂的时分等候着她回家。明天也许汤会生病的，她已经打电话来厂里询问过，厂方说她还留在厂里，汤觉得她是疯了。也许是疯了，但如果是他处在这种情况下会怎样呢？

珍妮想：事情过后，我要告诉阿列，说出我的摆脱困难，我决定参加罢工。妈今晚会替我照顾孩子，不久她会了解发生了什么的。妈会支持我的，爸爸也一样会支持我的。但有某些事是难以应付的，阿列会知道的，又短短的一日，离开了家，丢了工作，那是不小的担子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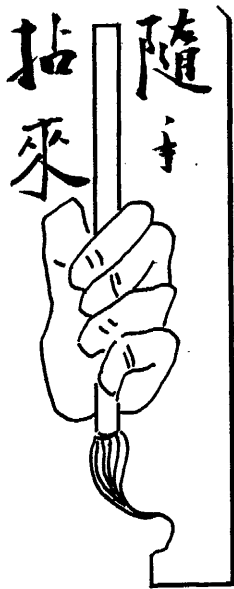
天晓得将在这儿继续多久！维妮这么想，这就意味着那婴儿要在出厂后才能照顾了。她是兴奋的，但也为托丽感到抱歉，因为那晚她和扬在一起而错过了领薪，托丽会因此而野吗？她想着，痴笑着。

阿丽丝想起她的父亲，也想起一位码头工友，那位曾在梯口和她谈话的工人，那工人叫史迪夫，他会支持她的，终于她笑了。

娜尔想：「我希望自己和他们谈论的是正确的东西。我希望我们会战胜！」她想到那几个孩子由学校回来，斯坦曾为她八点上班的事吵过，因为斯坦已经给老板开除了。现在他们可要陷入困境，两人都失业了，家庭费用都急需解决。假如斯坦知道了发生什么事，他是会全力支持的。「哦！斯坦，我做得对吗？我多希望你来到我身边，把你的经验，把你在生活中斗争中所获得的一切贡献给我。」

「哦！小维伯，你好吗？」

二 待續



## 反美情緒

郭翔

前些日子，听说星加坡大学中文学会在筹备一个「印支战争照片展览会」，很是兴奋，但最后是失望了。

后来才从报章上阅读到展览会宣告取消的新闻，这是由拿不到警方的准证。不发准证的原因据说是怕引起人们的反美情绪，结果是学会向好几间报馆借用的照片都给没收了，这大概是给报馆的一个「间接警告」吧？

「反美」这个字眼儿，虽说是引人注目，其实也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反」的只是人数不多的美国统治集团。目前世界各地人民，包括美国人民在内，都经常地以种种方式「反美」。反对不义的战事，我想不会有什么不对吧。

听说星大同学们到处借照片，剪材料，还老老实实地向警方申请准证，只是想在一个小厅堂里展出一点儿「事实」，一切都是那么规规矩矩的，结果还是不被批准，也难怪有「缺德者」没申请准证就把美国大使馆的那堵墙给涂污了。

曾经读过一篇文章：说星加坡的繁荣是有赖于越南战争的，如果这是事实，我想星大中文学会也真是不应该搞这个展览会了。因为可以肯定，到头来是要白忙一场的。

中立国的国民真是难做！

## 見聞錄 之四

吳亮

身体不舒服，带了执据，到附近一间诊疗所去求诊。

依照常例，求诊者必须先把执据交给书记填写报告；并翻查出过去的病情记录卡片。

我把执据交给书记，就站在一旁等候。

这间诊疗所共有三位书记，二男一女；女的我从来未见过，应该是新人。

我蓦地想起妈曾告诉我：诊疗所有一个新的女书记「死父歹死」。

莫不是她？但是，怎么会呢？她看来是那么温柔……

「TOH AH LAN。」她在叫了。

没有应声。

「TOH AH LAN，喂，谁是 TOH AH LAN？TOH—AH—LAN！」她忽然变了脸色，大声地连续地叫着。

「在这，在这。」一位憔悴的老妇女这才慌张地从一张椅子上站起来，答着趋向前去。

女书记黑着脸孔：「你叫不会应啊？叫你几十声你知道吗？你是连自己的名都不会听是吗？叫不会应——你说你没来看过，」她扬了扬手中一张卡片，「这不是啊？自己来看过无都不知道还要看什么医生……」女书记粗声恶气地说着。

那位形容憔悴的老妇女，连声地说「对不住、对不住」。然而，怎么也阻止不了那位女书记刻薄的冷嘲热讽。

于是，她只有尴尬地苦笑。她心里一定很难受。

病者，其肉体已饱受病魔的折磨。然而，却有人还要加给他以蔑视与侮辱的精神痛苦，这是多么不人道不应该的呵！



# 一件小事

迅 亮

## 雜 感

景 形

(一)

槿同乐会举办「小佳丽」竞赛。将天真活泼的女童扮成十九年前的老太婆，有的却令着上最流行的童装，在大人们的「指教」之下，学起「大佳丽」们装模作样于记者的摄影机前。

对于少女们的惨运，贩毒者似乎未感满足。故此，提早将毒箭对准无知的父母和那些年幼脆弱的女童。他们的箭头上，闪闪发光带着诱惑性的「虚荣」、「金钱」和「名利」，渴望一箭杀死孩子的纯真的灵魂。

我们要发出强烈的呼唤和怒吼：「放开我们的孩子吧！我们所要的是人类的孩子，不是虚荣、金钱、名利的奴隶。」

(二)

分别了年多之后，有一天，我在路上遇到老黄。他异常兴奋地告诉我：「记得以前我们许下的愿望吗？」

「当然记得！你说你要做个画家呢！」

「是呀！你难道还不知道我已是个『现代派』画家兼诗人啦！」

「不错……你还开过『个展』，报上时常刊出你的大作。可是……对于你的作品，小妹实在感到莫名其妙。」我恐怕这一句话会刺伤了他。然而，并不。他却得意洋洋。

「老张，你是我的知音。告诉你：我有时真也不知道自己画些什么？写些什么？不过……我想……现代的一切都在前进……简直是变幻莫测。往往也叫人莫名其妙。而现代派诗画妙就妙于使人莫名。这样就可以显示我们的智慧比常人高一等……。」

「真是一等邪道。」我说。快快告别这位称我为知音的现代派画家。

我是他的知音，是的。我知道他正放手大搞使人「莫名其妙」的「事业」。他使人「莫名」些什么呢？莫名现实的丑恶，莫名人生的真谛。

大清早，某著名华文学府的布告栏前面，围满了一大群早起的「莘莘学子」；原来学校有号外新闻，顿时哄动了这群年青的下一代。

「哗！乳臭未干的小孩子竟非礼女学生，非同小可啊！」

「是念中一的，吃了老虎胆啦。」

「学校的名誉从此可要扫地了……。」

「……………」

顷刻间，消息传遍了整个校园。山岗上人声沸腾，布告栏前面人头钻聚，学生们议论纷纷，一场风暴似乎就要来临了。触景生情，许多人都回忆起几年前的一场风景：整十辆「红」车驶向山岗，一片杀气腾腾，好不威风；那是因为几位敢字当头的梁山好汉，在这山岗上痛打了一条「狗」，大快人心，而惊动了「群狗」。这样的场面，又象发现了红漆字时，那种人心激盪的情景一般。可是这回不是发生了什么「重大」的事情，只不过是沉静一些时候的山岗又起了些微许的「沸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啊！事隔数年，竟有这样的「丑闻」出现，真令人感慨万千！

或许这样的一件「小」事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或许「有关」当局，认为这种事情早已是司空见惯，不足为奇的了，更或许「校丑」不宜外扬，就在当天第一堂周会上，「训育主任」在讲台上口沫横飞，讲得头头是道，对于该事却隻字不提。「校长」更是悠哉闲哉地跷起「狗」腿，只当讲台稍下稍听得见的声浪时，才立刻露出狰狞的咀脸。

这样的一件事，在这个腐朽的旧社会里屡见不新。而今天它偏偏发生在这间象巨人一般，屹立在山岗上，曾经名噪一时，名扬南洋的堂堂××中学，毕竟是有些不同凡响了。这也许是××中学创校五十多年来的第一遭吧！

可悲啊！这委实是华文教育的莫大耻辱。但环顾今日社会风气的败坏，想想黄潮到处泛滥，所向披靡；而教育界光怪陆离的丑闻层出不穷，「学校」已不配称做学校，那就不足为奇了。

君不见报上刊有教师强姦女学生的新闻吗？「艺术学」、「作家」强姦女性者也有之。在这些「文化界」人士，为人师表者的薰陶下，不出现这样的中一学生，那才是咄咄怪事呢！

# 抬槓

諷刺詩

看牛鬼蛇神儼然威風八面

大學生

不是書虫

林康

大學生不是書虫！  
大學生不是書虫；  
除開讀書，  
他們還熱愛  
課外活動。

為了學好  
分工合作的本領，  
為了訓練自己  
敏捷機靈，  
他們有一股  
使不完  
沖天的干劲。

半夜三更，  
晚風習習，  
真是冷得要命；  
但不要緊：  
大學生有的是熱情。  
穿過小徑，  
越過籬笆，  
來到女生宿舍，  
大學生有的是：  
勇氣、毅力和決心。

把風和看水，  
羅拔、亞財就可以搞定；  
其他的飛簷走壁，  
(其實是攀牆壁爬屋頂)

快跟上法蘭克林。

「世上無難事，  
只怕沒恒心。」  
這俗語說得好；  
世界上沒有做不來的事情，  
大學生終於完成了使命，  
可算得：「勞苦功高」。

女同學的內衣底褲，  
就是這次行動的  
戰利品，  
此外還有手絹和毛巾。  
這就是：  
分工合作的成績，  
這就是：  
敏捷機靈的證明。

如果你以為：  
這只是無稽的流言，  
難以相信。  
我勸你再去  
仔細探聽探聽。

如果你以為：  
這已是明日黃花，  
歷史的陳迹。  
那麼，我再說一句：  
這剛剛發生在最近。

我不知道自己的故事，  
是不是說得動聽。  
能不能使你共鳴？  
讓你感動？  
我只是一片真誠，  
希望你

讓我們大家抬他四腳朝天

把意思听懂：

大學生不是書虫，  
也不應是糊塗蛋，  
不應是昏虫！

某文的註腳

林康

老李老李  
你這人真是  
不可理喻  
我曾經寫評論  
大力  
幫忙過你  
如今  
我和朋友們  
就算是有点儿待慢  
你也不應該  
反臉無情  
把我們痛加打擊

一 在社会上捞  
怎样也要讲一些  
江湖义气  
恩将仇报  
你真真真  
太太太  
不是东西  
他妈的《公开信》  
简直是  
放你娘的狗臭屁

工業城的歡呼

崇漢

外国企业家挟着计算机，

源源涌向「工業區」來了。  
我們從清晨工作到夜晚，  
從半夜工作到天明，  
廉價勞工永無隔日之糧。

工廠快馬加鞭地興建起來，  
企業家又宣布增加一倍投資。  
這邊為製造更多就業機會加油添醬，  
在「繁榮幸福」的背後，  
「淚的小花」、「水長流」，  
保證了優厚的利潤。  
更多人為了「錢途」而埋頭苦干，  
剝削者的馴服的工具城，  
歡呼「國泰民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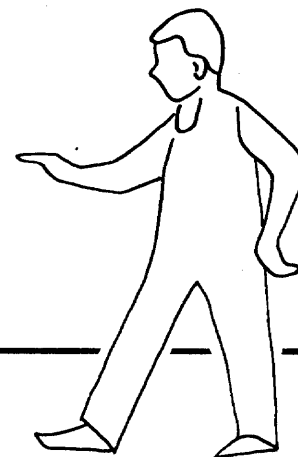
羊頭與狗肉

崇漢

這也是本地區節日的特征  
禮物、義款源源涌進慈善機關  
於是  
「慈善家」與照片  
占有了報章的篇幅

結婚喜慶不忘慈善工作  
貧苦婦老遇上了活財神  
於是  
紅包禮物搏得一片歡聲  
仁風義舉蔚為奇觀

為××慈善機關募捐  
雄厚的資本又派上了用場  
於是  
在「慈善家」與照片的背後  
有更多不幸的人痛苦地掙扎





# 工人之間

史吟

这是坡底一座战前留下来的楼房，楼上的一间房间，很小，很旧。

放了一张旧的床，一台旧式梳装枱之外，所剩的空地就不多了。饭桌是放在公用的走廊上的，其余的东西，只好推到床底下去了。

这时，床上正躺着一位二十来岁的青年，身上盖着被。床缘坐着另两位青年，年纪稍大了些。这么迟了，看样子，这睡着的青年是病倒的。

“……阿强，我真不知道应该如何感谢你的……”睡着的青年说话了，是那么激动，眼泪都从眼眶溢了出来。

“不要这样说，小明，互相帮助是应该的。”那个叫阿强的应着伸出那双粗壮的手，紧紧的握住小明的手。

“是啊！难道不是吗？我们应该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的。”另一个青年说，他是老黄。

“话虽是这么说”，小明勉强用手撑着，坐了起来，“可是，我以前对你们这么不好，你们还这样关心我，帮助我，这……”说没完，咽住了。

“那是一时的误解！”老黄说：“看，现在我们不是很好了吗？”

“……”小明没话说。他想：干不该，万不该，为什么以往自己这么任性的不好好去对待别人，偏偏和他们闹别扭，其实，他们是多么好的人呵。

“今后，我一定要好好和你们相处在一起。”

“那就好了，”阿强再一次拿起他的手，象捧着宝贝一样的捧在手里，然后说：“其实，我们工人阶级本来就是一家嘛。”

阿强和老黄走了以后，小明还坐在那儿，反复地想着一连串的问题。最使他的心情激动的是，自从前几天在工场刺到铁钉，肿到走不动的时候起，阿强他们几个工友经常来看他，知道他家庭的经济有困难，还在工场进行了一次募捐，给他经济上很大的帮助。

想着，想着，他的思潮拉得更远了，那是阿强他们初到小明这个工场来的时候……

## 二

这是一个炎热的中午，太阳象一团火在空中燃烧，风又没有，真使人闷得将要窒息似的。

今天是“出粮”的日期，工友们吃了午饭，

都到“曼三”（木棚）向包工头领了自己半个月来的薪水。然后，回到那正在兴建中的楼房的最下层，在木堆上坐了下来。

“九块。”阿强简单地回答，他正在把钱收在钱包里，然后放在后袋，再用手拍一下，知道的确是在裤袋里了，才安心地向老黄问：“老黄，你呢？”

“一样。”老黄说。

这时，小明沉默了一阵子，自己一个人跑到另一个角落，找了一块拆下来的“通墙”板放在地上，一头用砖块垫高，然后就躺下去。

小明并不疲倦，倒下去了也没有睡意。他双眼睁得大大的，死死的盯着天花板，头脑乱七八糟的想着许许多多的问题。

“老黄，阿强……你们是什么人？凭什么你们一天能做九块我却只有八块半？”小明想着想着，既嫉妒又愤怒，嫉妒的是老黄他们才做一年多就拿到九块的工钱，自己做了两三年却只有八块半而已；愤怒的是可恶的包工头居然这样无理，乱打工钱。他想：“哼！你老黄是什么，你看“通底”还要拉线，多么可笑，你又什么功夫？……阿强？哼！还不是半斤八两？前两天要不是我告诉他，连那么简单的“吊桶”都做错……”

越想，就越气，就越嫉妒，心里老是痒痒的怪不舒服，按捺不住，他索性爬起来，靠着柱子坐着。

“怎么，小明，一个人坐在这里。”一位工友走过来，就在他铺好的“通墙”板上坐下来。

“喂，阿添，你看老黄和阿强的工夫怎样？”小明正想把心里的事跟阿添谈，但一想，不好，还是先征求他的意见。

“哦，他们的工夫还不很好。”阿添好象看出了他的心事一样，想了一下，又接下去说：“不过，他们在建筑工场认识的人多，经常换地方，所以，对许多工作都很熟悉。加上他和工友合得来，态度又认真，所以，就学到了不少东西了——不过，他们刚做这行不久，工夫还是不熟练的。”

“这样说，你认为他一天做九块钱是很应该的了……”小明嘟着咀，很不服气。

阿添这下子全明白了，凭着他对小明的认识，他本来就猜想到小明是在嫉妒了，不过，为了不要打击他的自尊心，所以才不敢直接提出来批评，现在他自己既然提出来了，他觉得应该好好的和他分析一下。他想了一下，才缓缓地说：

“小明啊，我说你这样吃醋是不应该的，虽然老黄他们才做一年多，不过，他们的工作也不

是不值得九块钱的……”阿添还想再讲下去，可是一想，自己似乎是在讲经济学了，而且，要把这个道理说得清楚也的确不容易。所以，他就改了口气，说：“不过，话得说回来，你的工夫已经很好了，却方八块半一天，这是非常不合理的。不过，这并不是老黄他们的错，问题是在包工头身上。”他特地把最后的几个话的语气放得特别重。

小明还想再说下去，可是一想，不对，原来阿添他也是——他们“是不是”那一派的，“怪不得说他们的话囉”，他想。

这时，时间已经到了，包工头呼喝开工的声音响彻云霄，小明就乘机走到自己工作的岗位去。不用说，他对阿添的话是听不进耳的。

### 三

太阳象烧烤猪一样，照旧是那样猛烈地晒着，小明没好气的一面抹着汗水，一面钉着柱头（柱子模型），显得懒洋洋的，又闷闷不乐，不象平日那样吱吱喳喳说不休。阿添和他一起工作，这些事情全看在眼里，他知道，小明还是不服气。

“怎么样，还是不甘心？”阿添问。

“没什么。”小明没好气的回答，头也不抬起来。

阿添还想再讲下去，但看见包工头远远走来，就把已经跑到喉咙的话咽了回去。

“喂，小明！”包工头手里拿着“不让”（工程图），还在老远就叫嚷了：“那边的通是你打的吗？为什么这样的东西都钉得这样差？”

听着包工头这么一嚷，许多工友都把眼光投向这里来。

小明本来已经没好气了，给他这一喊，真气得七孔冒烟。“谁说是我做的？”他看到工友们都望着他，心里感到很委屈，仿佛很羞耻似的。他简直象咆哮一样的喊着：“那是阿强做的！”

包工头听得这么说，就去找阿强去了，嘴里还在自说自话的骂着些什么。

“哼，他妈的大师傅害得我都要挨骂。……”小明心里越来越不服气，又发着牢骚了。

他们继续钉他们的柱头。

后来才弄清楚：那边的通确是阿强和老黄做的，他们的钉法本来并没有什么毛病的。可是今天倒石灰时，建筑商老板刚好来巡，做洋灰的包工头就要他的工人力大的倒（这样洋灰就扎实些），结果可能是用力太猛，所以“通墙”就爆



裂了一些。看到这样的情形，包工头虽然口里还是粗话骂个不停，但也不敢直接的指着阿强和老黄来骂了，这件事也就这样不了了之。

#### 四

这天晚上，小明吃完晚饭，正想躺下来休息一下，忽然听到门口有人叫。

门帘掀开了，进来的正是阿强和老黄。

“小明，吃饱了？”阿强装做什么都不懂，兴致勃勃的打招呼。

“嗯！”小明连回答都懒得，嗯一声算是答话了。

“小明，”老黄面对着小明坐在床边，他觉得需要表明对今天这件事情的看法，于是，他说：“我们承认我们的工夫是比你差，我们认为工头打给你八块半是很不合理的。”

小明心想：你承认你工夫差就好了，还有什么好说？现在我明明是吃亏了，你却来说风凉话。

“其实，大家都是工人，我们本来就是一家嘛。”阿强见小明默默无言，就分析起来：“你想想看，这种楼房的工钱加原料值得多少钱，可是一座建起来却要卖七八万块。最少有一半以上的钱赚！”他停了一下，继续说：“你想，这些钱是给谁拿去的呢？不是老板、包工头吗？为什么他们这些家伙不用工作却大赚特赚，而我们一天拼到半死，还要冒随时发生意外的危险，一天却只有八九块钱？这难道是合理的吗？”

阿强感到自己的讲话太过激动了，而且象已经离题太远。于是他走到窗口，深深的吸了一口气，转过头来，改变语气说：“只要你想想看，你就会看到：我们大家一样都是遭到剥削的，我们所受到的待遇都是不平等的，既使我们一天做十块钱，也还是不合理的。”

小明还是默默不作声。有时，他感到他们的话似乎是有道理的，可是，一想回来，他又觉得无论如何，自己是受委屈的，“他妈的我的工夫这么好才八块半”，他想。

老黄看见小明默不作声，以为他同意了他们的观点了。于是他说：“所以说，我们没有理由工友和工友之间不团结，我们一定要团结，改变这个不合理的社会。——对了，团结，团结就什么事情都好办了。”

老黄他们跑后，小明躺在床上翻来翻去，想来想去。他想到包工头。哼！这的确是个可恶的家伙！谁不晓得他以往也是一个工人，可是，他

往上爬，把工友向下压，结果，变成小包工头，后来变成大包工头，现在，他包了几个工场的木工的工作，自己又买了洋楼，买了汽车，对啊，要不是剥削我们，他那里来这么多钱？！……可是，他想回来：你们一天九块，一天九块的工钱在建筑工场一般是最多的数目的，你们不满足，要争取十块？这有可能的么？哦，你们是要骗取我的甘心，你们是在安慰我吧了……

还是想不通，他就把这个问题带到梦乡里去了。

#### 五

第二天，小明带着许多心事去上工，昨天的问题，实际上并没有解决。

天，今天太阳害羞躲起来，黑云满天，大风满地，一会儿，豆一般大的雨就撒下来了。工场上完全不能工作，好在那边有些楼前两天已经倒了石灰，今天可以拆了，所以，工友们才不致于要停工。

小明拿着“铁臂”（拆模用的工具），懒洋洋的拆着。在平时，他的速度是数一数二的，但暂时，他没有这样的劲儿。这并不是他精神不好，而是他对包工头愤恨，心中燃烧着怒火。他想：他妈的你给我八块半，我就做八块半的工给你好了，做得那么快做什么？

有时，他就停下手来，找一个比较省力的地方下手。这样，拆起来当然省力得多了，不过，工作就要慢了许多，加上他自己本来就有意放慢工作速度，因此，一个钟头过去了，还拆不到几根柱头。

谁知道这情况给躲在对面楼上（那里已经建好了）的包工头看到。他想：这家伙，准是昨天一出粮就去花天酒地闹到三更半夜，不然做什么今天没精神？接着又想：哼！这家伙整天都闹工钱少，前个月才加五毛给他，他妈的还知恩不报，工作慢慢来，给其他工友看到，都学起来，那还了得。于是，他觉得应该教训一下，就气冲冲的下了楼，冒雨跑过去小明他们拆模的那座楼去。

“你没吃饭是吗？”包工头一面用手巾抹着那湿漉漉的头，一面咆哮起来：“他妈的怎么做起工作来要死要死？”

小明本来就一肚子火，这下子更是火上加油了。他也大声的应回去：“什么？你几块钱要人家为你拼命？”

说完，盯了他一眼，拿起铁臂，又慢慢的瞄准“通底”的缝隙刺进去。

“喂！喂！”包工头气得眼珠都要跳出来，心想：呱，好小子，居然和我顶咀！于是，又大声斥喝：“你到底会不会？谁说先拆通墙的？这样拆要拆到什么时候？”

小明知道，这包工头的方法不同，他向来是主张先拆园顶，再拆底廊，这样，再拆通墙时，树胶板就跟着“朴通”一声掉下来。可是，他也知道，这样拆是很危险的。不过他又想：哼！你以为我不能这样拆吗？看你老的。于是，不声不响的，照这个包工头的方法去拆了。

只听见一声“兵玲邦郎”，一块廿多尺长的通墙和三大块树胶块一起掉下来，说时迟，那时快，掉下来的木板打到地上的一根木头，木头象吃惊一样跳起来就往小明站着的地方跳来，眼明脚快的小明连忙往左边一闪，木头躲过去了，却听见“哎呀”一声。

工友们听声转过来，见小明坐在地上，脱掉鞋子，用铁锤柄在打脚底。大家知道，小明是被铁钉刺着，现在正在把肮脏的血挤出来。

阿强拿了一盒向工友借来的火柴，小心翼翼的扭出火柴药放在伤口上，然后，点一根火柴让它燃烧。这样，可以避免细菌跑进皮肤，这是工场的急救药。

“跑开，跑开，这里没有你们的事。”包工头大叫起来：“刺到一两根铁钉算得了什么大事？”

许多工友都对小明投予关怀的眼光，良久，才有一些去工作。

可是，小明这下子不比平时刺到铁钉一样，因为刚才闪得太快，用力过猛，所以，那根两寸半的铁钉除了钉在板上的那一寸之外，其他的寸半就全部刺了进去。因此，虽然烧了火柴，可是，脚还是痛得提不起来。阿强于是把他扶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坐下，让他休息，又去拿了些药物给他敷上。

十点的时候，他的脚完全没有起色，反而肿起来，看起来，今天是不可能工作了。老黄有摩多西卡，于是停工把他送回家。临走前，工头丢给他一个信封，冷冷地说：“连家私也拿回去，明天不用来上工了——这是你的工钱！”说着，头一摆，走开了。

第二天黄昏，小明正在床上躺着的时候，忽然听见热闹起来，吱吱喳喳的声音越来越近，在他的门口停下来。

“小明，在吗？”是阿强熟悉的亲切的声音。

“不用客气，进来。”小明说着，撑着身体坐起来。

进来的是老黄、阿强、阿添，还有另外两个也是年轻的工友。阿添看到小明撑起身来时很费力，连忙跑过去，把他扶起来，小心翼翼的把被掀起来。这时，小明的脚踝已经用布包起来了，不过，从周围可以看出：脚的肿还不曾消退。

“好一些吗？”阿强关心地问。

“没有，”小明一面摇头，一面说：“不过，没什么的，休息两天就好了。”

“你包什么的？”老黄也问。

“是酸柑和白饭——昨天回来，刚好还有酸柑，就找些冷饭撞了一起包了。”

“哦，是了，”阿强象想起什么似的，说：“小明，现在我们需要跑了，工头说要让你回去工作，并且答应给你九块钱一天了。”

“真的吗？”小明有些迷惑。脑海里，浮现了包工头那凶狠狠的狰狞面目。他说：“他会这样吗？”

“事情是这样的，昨天我和你说要一起跑之后，昨晚我去找一些工友，把这个意思和他们谈了，今天又再和其他工友谈，结果，有十多位工友都很愤怒，他们也都表示要离开，到别的工场去做。”

“是的，因为太多人要离开，所以工头吃了一惊。”一个工友插咀说：“你知道的，这里最近再在赶工要起货的。”

“起初工友拿了家私袋通知工头说要走时，他呆住了，傻傻这样。”另一个工友说：“后来才跑出来，要求我们留下来。”

“就是这样的。”阿添说：“因此，工友就提出要求，要工头让你回去，并加工钱给你，工头没办法，只好答应了。”

“当然，”老黄补充说：“这主要是因为工头目前要用人才会这样做，所以，别以为是工头发慈悲了。”

小明静静地听着。这回，他完全同意了他们的观点了。他想：啊，老黄他们真好啊，他们不计较前天自己对他们的态度，却这样的处处关照自己，以前，他们说要“为人民服务”，啊，真是说到做到。于是，他又想到前天自己的态度，觉得自己心胸太狭小，他觉得对那可恶的工头，既使他知道什么人做错了什么东西，也不应该跟他讲……他又想：啊，是的，要团结，团结了就有办法……

良久，良久，他一手拉住老黄的手，一手拉住阿强的手，紧紧的握住，泪水，吊在他的眼眶下边闪光。他激动地说：

“……啊，你们——真好……我不知……要怎样感谢……你们——！”

鐵

二

□

□

# 歪曲的調查 可惡的建議

最近，在星洲日报上看到了几版由南大一群「研究社会情态」的大学生所调查出来的「酒吧内外」的报告文章。

我起初以为这一群高等学府出身的知识份子该有一番作为的吧。谁知道在连续看了他们的文章之后，却摸不着他们这一群知识份子到底是在写毕业论文呢？还是真的在进行调查？

他们确实去探访过几个吧女，是无可否认的事。

然而，他们并不是为了暴露社会的丑陋去进行探访工作的，而只不过是走马看花式的去和那些饱尝生活苦味的女招待谈几句，摇两下头表示悲哀罢了。

试看他们调查了些什么东西吧。

他们先谈到的是酒吧发展史，说什么几千年前就有酒吧女招待了，总之是一开始就谈了一大堆废话。然后，再介绍新加坡酒吧业蓬勃发展的美好前景，再来才「接触」到酒吧女招待的生活。

在调查酒吧女招待这一方面，他们又做了些什么呢？

他们不过抽了几个遭遇较「哀艳」的吧女的生活，来代表本地的所有酒吧女招待的生活。

每当提到××吧女时，总是「色」字当头，不是说这吧女长得美若天仙、花容月貌，便是说长得脸黄枯瘦；什么，什么的一大堆形容词。

举一个例子来说吧。他们在报章这样写道「经过某一酒吧友人的介绍，我们到××地一间精致的小洋房，访问了一位长得非常美艳的吧女×女士，高高的身材，姣美的脸庞，端庄的仪态，亲切的谈吐，美得令人心醉！难怪会成为红牌女郎！」

这种色迷心窍的话竟然厚颜无耻地正正经经地登在报上，不知道社会人士看了有什么感想？

什么「美得令人心醉」的肉麻句子，更要不得。我想，这一群大学生在访问那位女士时一定是处在昏迷状态，要不然怎么会「心醉」呢？

他们只说是到「一间精致的小洋房」也是很不当的。

虽然，那位×女士可能是住在「一间精致的

小洋房」的。但，试问这么多的吧女中有几个能有那样的福份呢？那群大学生没有对女士住的「精致小洋房」做进一步的分析，没有讲明她是用什么东西换来的等等这些，都很容易引起一些知识水平低的人们的误会。他们很可能因此而以为吧女的生活是多么逍遥自在，享受不尽的呢！」

他们还说这位女士由于得不到爱人的谅解，便开始放荡起来了。难道说吧女都是自愿受人玩弄的吗？这也是很不恰当的。

在「我们的建议」（那群大学生的建议）中，又可以看到许多不切实际的滥调。

在这一点中，他们说：「本国妇女宪章应积极施行，这样才不会使身无所长之女性被抛弃后，生活陷入绝境而被迫跳入火坑。」

其实，大多数「跳入火坑」的女性并不是因为「被抛弃」才这样做的。我们的广大劳苦群众被生活逼疯、逼死、逼得走头无路」的不知有多少。而这一群大学生却把女性被迫当吧女说成是因为「被抛弃」的原故，是极度的在歪曲现实。他们始终把妇女当吧女的原因归咎到她们本身及周围的少数人们，而不把这原因归到社会制度中来谈，是不能正确的使人们了解实况的。

无可否认，这个社会的一切「怪现象」，都是由少数的剥削阶级的资本家和其走狗所造成的。为什么在先进的伟大的新型社会里，并不存在着这种「怪现象」呢？这是因为先进的社会制度里没有饮食人民血肉的资本家的原故。因此，我们谈改革社会「怪现象」，应当从根本的制度上开口，如果只是客客气气地说什么「加强措施」、「严厉施行」，那不但是站在广大劳苦人民的立场来讲话，反而是在替造成「怪现象」的主凶敲锣鸣鼓。因为，那些所谓「宪章」、「法令」，都是有产的大老爷们订出来的。都是维护他们的根本利益的「护身符」。

在第四点中，他们反而担心起酒吧的卫生来了。说什么「酒吧的卫生设备要加以改善，政府要派员到酒吧作卫生检查。」

我怀疑他们提出这些意见是什么意思呢？他们提出这些「宝贵」的意见，是在帮助酒吧老板搞好生意，在教他们快搞好卫生设备，才能赚更

## □ □ 評

## 南大一群學生的 調查報告文章 「酒吧內外」

多的钱吗？

酒吧原本就不是健康场所，这一群大学生却说应当搞好酒吧的卫生，不是赤裸裸的在助兴酒吧的发展吗？

在第六点中，他们更提出了使人啼笑皆非的建议。

他们说：「吧女的安危常受不法之徒所控制，最好能给以防身之术的训练，她们则可自行保卫。」

我相信这一群大学生一定是给占士邦片集里的女「英雄」搅昏了头脑。这种天真的想法竟也成了他们的「意见」，真的不使人啼笑皆非才是怪事。

他们在第六点中，又提出了一个帮助酒吧老板搞好营业的可恶建议。

他们说什么「女招待谈吐粗野，满口污言，是没有礼貌的行为。因此，酒吧老板应当训练好的女招待，才会吸引酒客。」

难道说这一群大学生认为受尽欺压的女招待应当象羊一般的驯服，任酒客玩弄吗？难道说女招待的谈吐作风的「好」坏，能使她们跳出火坑吗？

这一群大学生真是可恶的「知识份子」。是十足的书虫。

在第七点中，他们竟鼓吹吧女的合法化，建议发给执照。这种建议根本就是明目张胆地鼓吹让「怪现象」变成合理的现象。所以，说他们是剥削者的帮凶，是一点也不过份的。

此外，还有许许多多的荒谬怪诞的论调，我也不必在这里多谈了。

但是，对这一群大学生的所作所为，我觉得我们是一点也不能「视若无睹」的。他们真是可恶之极的书虫，也有意无意地做了剥削者的帮凶了。

相信，读者们在看了我这一篇不成文体的评论之后，一定会有许多不同的见解、意见。但是，我只想以一个伟大的领袖的教导，来总结我这一篇文章——

「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装它们自由泛滥」

## 紅花

(外一首) 裴刚

红花  
胸前的红花  
燃烧的  
一朵火

看到红花  
我想起红旗  
想起胜利  
想起明天

从前  
记忆里有红花  
在你襟上  
在动人的节日

想起从前  
我想起黑夜  
想起艰苦  
想起光明

红花  
使我温习  
青春的理想  
把自己贡献 —— 一看「金色年华」  
新剧本  
拿到新剧本  
我赶快打开  
火样的激情啊  
洋溢纸面

风雪漫天啊  
英雄之战场  
爬山涉水啊  
历尽艰险

柳条轻摆呀  
英雄别故乡  
英雄豪情壮啊  
歌声唱上天

读完新剧本  
热情涨满胸怀  
灯火灿烂的夜晚  
我们把真理传



## 「要在他們的好世界上多留一些缺陷」

關懷

在一份周报上，拜读了工思先生的一篇文章：《从作者的笔名说开去》。

该篇文章的前半部，关于在不同“程度”的文艺园地不必要用同一笔名，以及不能把文艺工作当作“敲门砖”的意见，我也很同意。至于有些进步的作者在写作上常犯到一些思想上的毛病、在进步队伍中混有“举红反红”之流，也是无可否认的。这前半部的见解是肯定地正确的。

然而，“说开去”了之后的观点，我就不敢苟同了，并以为实有商榷的必要。

工思先生认为：“在阶级社会里，报刊都是代表着一定阶级的立场。要在资产阶级报章的副刊发表作品，必然就得迁就它底立场和观点，……”

在资产阶级报章的副刊发表作品，要迁就它们的立场和观点“必然”的吗？——我不以为然。决定的因素，应该在于作者本身是否有坚定的立场和观点，他们的目的是否想在那些足以利用的园地上宣传进步的立场和正确的观点。

譬如我们伟大的文化先驱鲁迅先生，就是经常、而且大量地给资产阶级的报刊投稿的。对于这些园地，鲁迅先生非但没有“拒绝供稿给他们”，还不断“改些作法，换些笔名，托人抄写了去投稿”（见《花边文学·序言》），设法逃避编辑和检察官的耳目。鲁迅先生所著的《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等杂文集，原先都是发表在当时的大资产阶级的报刊：《申报》的《自由谈》上的。而且，“《申报》是最求和平，最不鼓动革命的报纸，……”（见《二心集·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者》）。然而，鲁迅先生的这些作品并没有迁就它们的立场和观点，仍然富有战斗性。

鲁迅先生说：“我的投稿，目的是在发表的，当然不给它见得骨气，……”然而，这只是表面上“不给它见得骨气”而已，其实骨子里却是另有文章的。“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未必一定要很“露骨”才显得硬骨头吧？

就因为鲁迅先生在资产阶级报刊发表杂文时“不给它见得骨气”，“所有被花边，所装饰者，大约也确比青年作家的作品多，而且奇怪，被删掉的地方倒很少。”（《花边文学·序言》）

为什么“被删掉的地方倒很少”呢？其实不“奇怪”。因为鲁迅先生不但有正确的战斗思想，而且善于运用灵活的战术，去冲破重重的封锁，以他的匕首、投枪向敌人猛刺猛掷，一定“要在他们的好世界上多留一些缺陷”！

鲁迅先生对于鼓励“多谈风月”不问政事的副刊，尚且可以在不违背自己的立场的原则下大量地投稿，为什么我们投稿到一些接受好的稿件的报刊，反而“必然（！）就得迁就它底立场和观点”呢？对于尚可利用的园地而不去占领，让它给牛鬼蛇神霸据，那岂不成了“左倾幼稚病”？

当然，在资产阶级报刊发表作品，在文字上总要作某种程度的适应，但内容却可以不变，仍然可以表达同样的意义。这种“不给它见得骨气”的表面上适应，并不同于“迁就”立场和观点。换句话说：文字上的适应不同于内容上的迁就、甚至迎合。

以上是我的一些肤浅的看法，倘若工思先生以及读者们不同意，希望能诚恳地提出批评！

——稿于鲁迅先生卅四周年忌辰



# 暴虎

外一章

彼岸

这是一条靠巴刹的街——繁忙又肮脏。

街边，一个老太婆，用她枯瘦的一双手臂，支撑着那长满了烂疮疤的躯体；浮肿的一双眼睛，注视着面前摆着的几条烂黄瓜……

一群苍蝇，在她的身边萦绕着……

这是一条繁忙的街。买菜的主妇来来往往，谁也没有看她一眼。

她期待着、期待着一个糊涂的主妇，或一个好心肠的三轮车夫，扔下一毛钱银角，换取她的全部“财产”——那几条烂黄瓜？

可怜的老太婆哟，您的家在哪儿？您的儿子呢？您是什么人的母亲啊？

人群熙熙攘攘，谁也没有看她一眼。

她——一个垂死的生命，还在期待着、期待着……浮肿的一双眼睛，还在注视着那几条烂黄瓜……

苍蝇，还在萦绕着……

这是一条繁忙的街，也是肮脏的街——罪恶的街！几天后，我问那老太婆的同行：“她呢？”她指着那几条烂黄瓜——现在已经烂到发臭了，说：

“死了！就在这儿。”

那群苍蝇，停在那几条烂黄瓜上，尽情地享受着——残存的一餐。

## 北赖的乌鸦

一到北赖，我就惊讶于那儿的乌鸦了！

说惊讶，并不是因为那儿的乌鸦多，而是我发现那儿除了鸟类中的乌鸦之外，还有一种人类中的“乌鸦”！

北赖有两种乌鸦。

北赖，是一个响亮的名字！它，是北马的一个工业城！然而，正象其他的工业城，那儿的工人们还不是跟工厂里排泄出来的废料一样，被抛弃在一旁！响亮的名字呵却包藏着污秽！

黄昏，是棲息的时候了，成千上万的乌鸦便在树梢上盘旋嘶叫，似乎在抗议着——吃不饱！

天还没亮，它们又都嘶叫着到垃圾堆里去寻找腐尸烂肉去了。一天的苦难生活又开始了。

北赖的乌鸦多，正好反映了当地印度人也是生活在恶劣的环境里。不是吗？何止是乌鸦多而已，那儿垃圾更多！还有牛粪、渣滓、烂泥、陋屋、野狗……高尔基笔下的工人象蟑螂一样可怜，而北赖的印度工人却不折不扣象那儿的乌鸦一样悲惨。

乌鸦是在垃圾堆里找寻生活的，是鸟类中的“拾荒者”，而北赖的印度人呵，却是人类中的“乌鸦”！

当日本钢铁厂、糖厂……在伸长了脖子喷着浓烟，轰隆狂笑，做着“大东亚共荣圈”的旧梦，乌鸦也在垃圾堆里，混杂在几条野狗当中，寻找它们的生活，嘶叫着……

每当我听到乌鸦沙哑的叫声，我就仿佛听到它们在呐喊，在控诉！它们的叫声里，充满了不平，充满了悲愤！



# 古 ■ 老 ■ 師 ■ 來 ■ 的 ■

## 一 封 信

蘭 蘭

同学们：

你们都好，我提起笔来，心情的兴奋是难以寸管形容的。

大约你们也都知道了吧？我现在已经是××大电气公司的女秘书了。别人都说我「出头」了，我也乐得一胖胖了十几磅。

现在我的生活的确很美满。早上八点半上工，坐在冷气房里跷起脚「工作」（其实是聊天），一直到放工。我们的经理还带我出去，有时「爬地」，有时宵夜。回到家时常常是半夜了，倒下头就一觉到天亮。

你们想想看，生活如此丰富、愉快，能不胖十几磅吗？我本想吃减肥丸的，但经理说我越胖就越妩媚可爱，这可乐得我放下歪念头了，赶忙对着镜子笑笑看，嗨，也的确是呢！

我们的经理是很关心我的，我已经很难再找得出比他更好的上司来了。上工我们聊天开玩笑，他一点也没有上司架子不说，放工后还不断的有节目娱乐呢，三个月前，他还答应送我一辆新「福士伟根」呢！现在他正在专心的教我学驾车，他的驾驶术可真高明哪，而最难教人相信的，就是他驾快车，犯了规，交通警察也只是笑笑算了，我真佩服他的神通广大。

但也有气煞的事情，就是我跟经理常外出，有些同事看了眼红，竟放起谣言来了，说什么别有居心，心怀不轨的，哼，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这种人我是绝对不会去睬他的，你们以为我的做法对吗？

说起来真是值得自豪的，现在我的家在全力负担之下进步得多了，不但有电视、电唱机、收音机、冰橱，连全套现代化的厨具也有了（这是月前经理送给我们的）。

除了这些，我的薪水都是储蓄起来的，日常的生活费都由经理负责，我实在感激他，这一笔储蓄，我预备将来环游世界享福用的，经理也赞成这么做，不过他还说，如果我能答应他一件事的话，环游世界的费用他还要替我出呢！我现在是什么都答应他了。

朋友说我「出头」了，的确没错，想当初，教你们这些小瓜瓜，多辛苦，又要受气，当时唯一的念头就是赚钱，赚钱赚钱，现在这一切都有了，我还能不开怀吗？老实说起来，也并不是我太俗气，钱的确是很重要的，世界上什么都是假的，唯有钱最真；什么都不美，唯有钱最美。有了钱就什么都有。

我有时上课想起来，不免出神，这也不必要太惊奇，事实就是如此了。而我更希望同学们能够从中得到书本上所没有的现实生活中知识，那我对于教导下一代的神圣工作也就不算失责了，你们到底吸收了多少呢？

哦，我突然记起一件恶心的事来了，那是一个不知好歹的小孩子，竟敢在课堂上公然顶我、污辱我这最现实的理论，还说什么人活着是为了团体、是为了广大的人民。哼哼，结果怎样，还不是给一脚踏掉了，可见他这种做法根本上是错误的——这才会受到应有的惩罚，他是可以做为你们的警惕的啊！

现在，我什么都有了！我们所租的那层楼，经理说要整座买来送给我呢，我多高兴啊。只是他说要我答应他一个要求，其实他直接说出来好了，现在我是什么都肯接受的啊。

老师

古今杨

×月×日

# 現 實

## 撫 劍

突然想起贺巾的《小茅屋》，那真是一本难得的好书，去年看过的，现在回忆起来，就象酒醉醒后对酒浓香的向往一样。因此，我也连带的想起小平来，当初是他借给我这本书的。

小平是我的旧同学，比我大一年级，去年刚中四会考，因为少了一分而不能重归学校。我们曾经集体去看过他一次。

那时候，他愤然地说：

「哼，什么教育，他妈的，什么学校？我真想放一把火烧了它！

我们默然。他又说了许多激愤的话，我们只能公式化地安慰他。

自那次后，因为功课忙就一直没有到他家去过，现在我必须见他的念头是确定了。于是，悄悄地推了脚车出门，沿着那两旁密挤着树木的凹凸不平的红泥路踏去，我实在没有心情浏览这近黄昏的村景，我深惦着小平和《小茅屋》。一切景物都幻成几片大块的颜色从我眼中掠过。

从红泥路通到小平家里是还要经一条羊肠小径的，终于就在野草的掩蔽下蜿蜒。

现在，真使我惊奇了，这条小路不再羞涩了，它正坦着旷平的胸膛，挺直得象展开的铁片一般紧接着屋子的门口，很教人有舌头的理想。

路边不再是蔓生的野草了，那里整齐的排列着许多鱼缸，都是方形的，象小箱子。有个青年弯着腰正在工作，手里似乎拿着大鱼网。突地，我发现那侧影是属于小平的，禁不住喊起来：

「小平。」

他抬起头，惊奇的站直身子。「是你，啊！」

边说边向我奔来，我们很快的紧握着手，那大手是沾满了水的。

「在养鱼啊？」我问：「是几时开始的呢，有收成了吧？」

「那里，我们是三日前开始培养的，怕要到十月以后才有得出售，你看，都还小呢！」他随手指示脚边的鱼缸，里面清一色养的是红鱼，的确还小，敏捷的穿梭着，拼成许多不规则的活泼

的图案。

「怎么忽然想到养鱼来了？」

「哦，这是受一位朋友指点的，他说现在热带鱼很受国际重视，若能运销到国外去，有了固定的市场，很能赚一笔钱的。胡姬也不错，我们正在计划栽种。人，总要有一些作为，我是决定往这方面努力、发展的，或许能完成一个事业也说不定。那生活就会好过一点，现在，什么费用都提高了……嗯，你呢？」

「老样子，上课，抄笔记，背公式，买参考书，时时还要受学校的气，闷到半死，真想不读了。」

「哼，我们的学校就是这样子了。读书、抄笔记、背公式，如果还能背出个名堂也不错。最怕的，他妈的，象我，拿了乙等文凭，差一分就给拒绝于校门外。哼！我死都不甘愿，当时，我买参考书就花去很多钱了。」

「其实会考差不多象科举一样，是用来腐化知识分子的毒素。读书为了什么，难道就是为了钱途，为了那张决定你身份、资格的文凭，为了使你将来……」

「这些我们倒不必去管它，最使人气愤的，却是成绩及格而又没书读。」小平的愤恨似乎又被激起来了，声调提高了许多，我有点感到诧异，这是怎么样的一个错误观念啊？我低下头，那一群红鱼依旧在狭小的天地里，悠然的漫游着。

「唉，想起来真生气，真想……」

「小平，你的说话也不对，读书是为了什么，你想过吗？你的争取回校，还不是为了那张文凭，那张文凭是什么东西？」

「人都应该有些作为的，我以为我们应该为自己的前途计划，我的养鱼和考文凭都是这工作的步骤，难道你想自己没落的过一生吗？」

「不是这么说，你记得《小茅屋》和《青青草》吧？它教我们应该怎样生活，那才是正确的路。」

## 你还活着

田土

哭声  
你听不到  
(而我们耳际还响起你的声音)  
花香  
你嗅不着  
(而我们的鼻子还在抽噎)  
今天不是节日  
有人不去工厂开动机器  
有人不去工场担泥  
有人不去大海捕鱼  
我们从不同的角落聚在一起  
我们懂得悲愤  
我们放声哭泣

你承受了迫害和恐吓  
为了一个希望  
你付出了代价  
谁还会害怕  
一股黑色的洪流在移动  
无数对愤怒的眼睛  
迈开了整齐的步伐  
谁还会害怕

你还活着  
活在这一个前进的队伍里  
你还活着  
活在未来美好的社会里  
你还活着

即使我们都已在战斗中死去

作於十月一日

江放

二十一年前  
苦难的  
你们  
占全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  
翻了身  
今天  
适逢庆典  
我们也感到  
无比兴奋

你们翻了身  
我们的  
理想  
也有了强而有力的保证  
你们翻了身  
你们的  
领袖  
他是我们敬仰的巨人

今天  
最能代表我们的人  
给你们发去贺电  
将来  
也会有贺电  
从你们那里来到我们身边的  
会有  
那么  
一天

「《小茅屋》?《青青草》?好象都看过的,我越来越少看书了,生活实在很忙,书看看消消遣而已,如果因为看书而担搁了工作,实在不值得了。我是越来越少看了。」

「是的,但好的书对于我们的向上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可以使我们……………」

「哎,别再讲大道理了,」小平笑着止了我的话头,用手按按膝盖:「我们站得真久了,进去里面坐坐吧?」

「不用了,我是来向你借那本《小茅屋》的。」

「嗯,你不是看过了吗?」

「再看一次!」

「怪人怪事,其实那本书也不知放到那里去

了,待以后有空我再替你找找吧。现在让我们进去坐坐!」

「不用了,天已快黑,我想就这样回家好,那本书、还希望你给我帮帮忙。」

我失望地说,不知怎地,心里忽然有了一种说不出的近于凄凉的感觉,我只是想尽快离开这里,正和来时的兴奋相反。

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整个教育制度,就是这样一个劲儿地把庸俗的、势利的、极端「现实」的思想,死命往青少年们的脑子里塞进去、塞进去。自己目前的呆在学校,难道敢说绝对不是为了那一纸文憑?

回家的路上,看一看天,真也快要黑了,就象要压下来的样子。





一九五七年八月

保護地  
八月廿四日

非法？ 迭名



# 屏流叢書

彼岸

林康

崇漢

即將出版

火燄 散文

路 詩歌

怒火漁鄉 小說

屏流出版社

馬華文藝思潮的演變 ■ 方修

本書收錄四篇的馬華文學史論，都是作者最新的研究成果。主題篇“馬華文藝思潮的演變”更是值得所有真心誠意從事文藝工作，真心誠意以文藝為社會大多數民衆服務的文藝工作者，好好地閱讀，認真地分析，從中學取有益的文學歷史知識，和先輩文藝寫作者的經驗。

經已出版

## 馬華文藝 思潮的演變



方修 ■ 七十年代文叢 ■ 萬里文化企業公司